

甘肃临夏方言的变韵现象*

张建军

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、甘肃方言研究所

提要 临夏方言变韵主要出现在[ə]组和[æ]组鼻化韵母的字中, 另外一些开尾韵母[i ɛ u y]也发生这种变韵现象。本文先对临夏方言这种变韵现象做了具体描述, 并尝试解释了这种变韵现象的产生。我们认为这种变韵现象其实就是儿化变韵。

关键词 临夏方言、变韵现象、分析

临夏位于甘肃省中部, 兰州市西南, 是回、汉等多民族杂居地区。该方言变韵现象比较特殊, 揭示这种现象有助于深化认识汉语儿化变韵。为了表述方便, 先简要介绍临夏方言音系。

临夏方言声母 24 个, 包括零声母在内: p p^h m f v t t^h n l ts ts^h s tʂ tʂ^h ʂ z ʈ ʈ^h ɕ k k^h ŋ x Ø。
韵母 31 个: ɿ ʅ i u y a ia ua ə iə uə yə ɛ ue ɔ iɔ ei uei ou iou æ iæ uæ yæ ǎ iǎ uǎ ǝ iǝ uǝ yǝ。
声调 3 个: 平声 13 上声 33 去声 51。

我们先对临夏方言这种变韵现象具体描述, 然后尝试解释这种变韵现象的产生。

主要发音合作人: ①杨国英, 男, 1944 年出生, 大学本科, 教师, 临夏市老城区人。
②郭鹏, 男, 1944 年出生, 男, 中专, 教师, 临夏市老城区人。③萧聪义, 男, 1942 年出生, 大专, 教师, 临夏市八坊人。

壹

临夏方言的变韵分重叠变韵、非重叠变韵(单字变韵)两种。这种变韵主要出现在[ə]组和[æ]组鼻化韵母的字中, 另外一些开尾韵母[i ɛ u y]也发生这种变韵现象, 此外, 回民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。下面具体说明。

1.1 重叠变韵, 临夏方言里, ə、æ 两组鼻化韵母字的名词和形容词, 表示细小或加深程度而重叠时, 后一个音节发生变韵, 形成各具特点的“汉腔”和“回腔”。

(1) [ə]组韵母, 后一个音节鼻韵尾脱落, 变成 ei, 回腔仍保持原韵尾(括号内为回腔, 没注明的, 回汉腔相同, 下同)。

① 叠音名词, 例如:

* 本文是笔者博士论文《河州方言语音研究》的一部分。感谢业师邢向东教授的悉心指导。

门门 mǎ¹³mei⁰
绳绳 sǎ¹³sei⁰
棍棍 kuǎ⁵¹kuei⁰
凳凳 tǎ³¹tei⁰
根根 kǎ¹³kei⁰

笼笼 luǎ¹³luei⁰
洞洞 tuǎ⁵¹tuei⁰
裙裙 tɕhyǎ¹³tɕhyei⁰
虫虫 tɕhuǎ¹³tɕhuei⁰
瓶瓶 phiǎ¹³phiei⁰

桶桶 tʰuǎ¹³tʰuei⁰
坑坑 kʰǎ¹³kʰei⁰
盅盅 tɕuǎ¹³tɕuei⁰
捆捆 kʰuǎ³³kʰuei⁰

② 叠音形容词，例如：

嫩嫩的 nǎ⁵¹nei⁵¹ti⁰ (nǎ⁵¹nǎ⁵¹tɕi⁰)
硬硬的 niǎ⁵¹niei⁵¹ti⁰ (niǎ⁵¹niǎ⁵¹tɕi⁰)
匀匀的 yǎ¹³yei¹³ti⁰ (yǎ¹³yǎ¹³tɕi⁰)

冰冰的 piǎ¹³piei¹³ti (piǎ¹³piǎ¹³tɕi⁰)
准准的 tɕuǎ³³tɕuei³³ti⁰ (tɕuǎ³³tɕuǎ³³tɕi⁰)
紧紧紧的 tɕiǎŋ³³pəŋ¹³pei (tɕiǎ³³pǎ¹³pǎ¹³tɕi⁰)

(2) [ǎ]组韵母，后一个音节鼻化音脱落，汉腔变成单韵母 ε，回腔变成 a。

① 叠音名词，例如：

篮篮 lǎ¹³lɛ⁰ (lǎ¹³la⁰)
铲铲 tɕhǎ³³tɕhɛ⁰ (tɕhǎ³³tɕhɛ⁰)
尖尖 tɕiǎ¹³tɕie⁰ (tɕiǎ¹³tɕia⁰)
板板 pǎ³³pɛ⁰ (pǎ³³pa⁰)
坛坛 tʰǎ¹³tʰɛ⁰ (tʰǎ¹³tʰa⁰)
缸缸 kǎ¹³kɛ⁰ (kǎ¹³ka⁰)
剪剪 tɕiǎ³³tɕie⁰ (tɕiǎ³³tɕia⁰)

罐罐 kuǎ⁵¹kue⁰ (kuǎ⁵¹kua⁰)
蛋蛋 tǎ⁵¹tɛ⁰ (tǎ⁵¹ta⁰)
碗碗 vǎ³³vɛ⁰ (vǎ³³va⁰)
盘盘 pʰǎ¹³pʰei⁰ (pʰǎ¹³pʰa⁰)
眼眼 niǎ³³nie⁰ (niǎ³³nia⁰)
椽椽 tɕhuǎ¹³tɕhue⁰ (tɕhuǎ¹³tɕhua⁰)
圈圈 tɕhyǎ¹³tɕhyɛ⁰ (tɕhyǎ¹³tɕhya⁰)

② 叠音形容词，例如：

满满的 mǎ³³me³³ti⁰ (mǎ³³ma³³tɕi⁰)
酩酊的 iǎ⁵¹ie⁵¹ti⁰ (iǎ⁵¹ia⁵¹tɕi⁰)
远远的 yǎ³³ye³³ti⁰ (yǎ³³ya³³tɕi⁰)

绵绵的 miǎ¹³mie¹³ti⁰ (miǎ¹³mia¹³tɕi⁰)
端端的 tuǎ¹³tue¹³ti⁰ (tuǎ¹³tua¹³tɕi⁰)
弯弯的 vǎ¹³vɛ¹³ti⁰ (vǎ¹³va¹³tɕi⁰)

1.2 非重叠变韵，在临夏方言中，以上重叠变韵是主流。但这种变韵并不孤立，某些非叠音名词、形容词的音节也有类似变化，但这只是零散、个别的一些字，不象叠音名词、形容词第二音节那样系统化。例如：

罐 kue⁵¹ 小罐
簪 tsei¹³ 簪子
窟窿 kʰu¹³luei⁵¹
蜜蜂 mi³³fei¹³

水坑 suei³³kʰei¹³
沙梨 ʂa¹³lei⁵¹ 一种未经嫁接的梨，个头小
花盆 hua¹³pei¹³
碗 ve³³ 一～水

尻子门 kou¹³tsɿ⁰mei¹³
毛根 mo¹³kei¹³
盅 tɕuei¹³ 一～酒

1.3 加“尕”变韵

(1) “尕”+非重叠名词

尕碗 ka³³veɪ⁵¹
 尕镜 ka³³tɕiei⁵¹
 尕院 ka³³yei⁵¹
 尕布衫 ka³³pu⁵¹ʃei⁵¹

尕盆 ka³³pei¹³
 尕门 ka³³mei¹³
 尕笼 ka³³luci¹³
 尕烟瓶 ka³³iæ¹³piei⁵¹

尕人 ka³³zei¹³
 尕盅 ka³³tɕuei⁵¹
 尕虫 ka³³tɕ^huei¹³
 尕板凳 ka³³pæ³³tuei⁵¹

(2) “尕”+重叠名词

尕板板 ka³³pæ⁴³pei⁰
 尕绳绳 ka³³ʃə¹³ʃei⁰
 尕盘盘 ka³³p^hæ¹³p^hei⁰
 尕钟钟 ka³³tɕuə¹³tɕuei⁰
 尕裙裙 ka³³tɕ^hyə¹³tɕ^hyei⁰

尕篮篮 ka³³læ¹³lei⁰
 尕门门 ka³³mə¹³mei⁰
 尕缸缸 ka³³kā¹³kei⁰
 尕笼笼 ka³³luə¹³luei⁰
 尕院院 ka³³yæ⁵¹ye⁰

尕坛坛 ka³³t^hæ¹³t^hei⁰
 尕剪剪 ka³³tɕiæ⁴³tɕiei⁰
 尕虫虫 ka³³tɕ^huə¹³tɕ^huei⁰
 尕桶桶 ka³³t^huə¹³t^huei⁰
 尕钱钱 ka³³tɕ^hiæ¹³tɕ^hiei⁰

貳

下面我们来分析这种变韵现象(例子黑体部分引自王森, 1995¹; 其余由本人调查而来)。

把盅 pa⁵¹tɕuei¹³ 带把儿的茶杯
 扎绳 tɕa¹³ʃei⁵¹ 小绳子
 纽门 niou³³məi¹³ 纽扣
 双城 ʃuə¹³tɕ^hei¹³ 临夏县地名
 裙裙 tɕ^hyə¹³tɕ^hyei⁵¹
 盆盆 p^hə¹³p^hei¹³
 虫虫 tɕ^huə¹³tɕ^huei⁵¹
 尕人 ga³³zei¹³
 尕镜 ga³³tɕiei⁵¹

盅子 tɕuei¹³tsɿ⁰ 茶杯
 绳子 səŋ¹³tsɿ⁰
 城门 tɕəŋ¹³məŋ¹³
 长城 tɕ^hə¹³tɕ^hə¹³
 裙子 tɕ^hyə¹³tsɿ⁰
 盆子 p^hə¹³tsɿ⁰
 长虫 tɕ^hə¹³tɕ^huə¹³
 大人 ta⁵¹zə¹³
 大镜 ta⁵¹tɕiə⁵¹

上面两列例子中带着重号的两两相同, 但是第一列语素变韵, 第二列语素不变韵。我们认为, “ei” 不是语音单位, 而是一种语素, 所谓“变韵” 其实就是“儿化”。

首先, 从意义特征上分析, 前列都具有表小指爱的作用, 而后列没有。这种作用正与普通话中的儿化现象一致。

其次, 从音变方式上分析, 我们认为这种变韵不是阴阳对转, 不能看作是“鼻韵尾的衰退趋势”²(张文轩, 1988)。王力(2002, P105)在论述阴声的阳声化加了一个脚注: “在现代广西博白方言里, 由于修辞的关系, 经常在开口音节后面加一个-n 尾。例如‘鹅’字一般 ɲə, 但如果形容其小, 或加上感情色彩, 就说成 ɲən。‘鹅儿’ ɲəni 的意义是‘小鹅’, 加上感情色彩就说成 ɲənin。”³。李荣(1978, 1983)在谈到温岭方言、广州方言与连读变调不同的特殊变调时把这些特殊变调称为“变音”, 认为“变音跟北京的儿化一样, 如花儿、鸟儿。”⁴。

¹ 王森, 《临夏方言的儿化音变》, 语言研究, 1995(1)。

² 张文轩, 《临夏方言的叠音名词和叠音形容词》, 兰州大学学报, 1988(3)。

³ 王力, 《汉语史稿》, 中华书局, 2001, 105 页。

⁴ 李荣, 《温岭方言的变音》, 中国语文, 1978(2)。

徐通锵(1985)也认为:“宁波话的‘鸭’‘伯’类词的变音相当于北京话的儿化”。⁵这些论述给我们以启示:临夏方言这种阳声韵音节直接变成了阴声韵音节的现象,正与博白、温岭、宁波方言的“阴声的阳声化”现象道理是一致的。因此我们认为,甘肃临夏方言这种变韵现象,与阴阳对转无关,不是鼻韵尾的衰退,而是儿化的一种方式。

再次,“儿”在今天的临夏方言的读音是“ei”,至于另一个语音形式“ε”,应该说是“ei”的儿化变体。

另外,我们拿临夏话和邻近的和政话比较来看。下面是临夏话和和政话重叠字的读音:

	板板	盘盘	绳绳	门门
临夏话	pæ ³³ pei ⁰	p ^h æ ¹³ p ^h ei ⁰	ʂæ ¹³ ʂei ⁰	mæ ¹³ mei ⁰
和政话	pæ ³³ pær ⁰	p ^h æ ¹³ p ^h ær ⁰	ʂæ ¹³ ʂær ⁰	mæ ¹³ mær ⁰

由上看出,凡临夏话的重叠变韵表小时(如板板),在和政话里一律变成了儿化(如板板儿)。因此,我们断定临夏话这种变韵其实就是儿化音变。

叁

临夏方言儿化韵主要集中于 æ iæ uæ yæ ɛ iɛ uɛ yɛ 八个阳声韵,阴声韵没有儿化,儿化音变在临夏方言表现出中断的痕迹。下面我们具体探讨:

第一,从儿化产生的时期来看,周定一(1985)说:“根据有关资料和近人研究,在北方话里,‘儿’字演变为零声母,可能开始于金元时代,而儿化,例证从十六世纪开始,一直到红楼梦问世的十八世纪,不断出现,地区相当于北京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。”⁶根据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来看,儿化韵应该在明朝晚期已成熟,至少“在十六世纪中叶,北方话的儿化音已经有了高度发展,使用得非常普遍了。”⁷在明末清初,我国音韵学史文献上就有了正式的儿化韵的记录,那就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为西洋传教士学习汉语而撰写的《西儒耳目资》。薛凤生(1986)认为儿化韵的产生“不会早于明朝”⁸。太田辰夫(1987)认为儿化韵“最晚在清初就已存在”⁹。以上说法并没有多大差别,都是针对北方方言来说的。这就说明临夏方言的儿化韵最晚是在十六世纪前后才出现的。

第二,从移民史的角度来看,临夏方言的儿化是在元明之后随着移民带进来的。经过元末战争,河湟地区大多数汉族或被同化,或迁出,人口大幅度下降,至元明鼎革之际,留居这一地区的汉族人口不多,史籍中亦稀见有汉族在这里活动的记载。明朝建立后,内地大量汉族军民涌入西北各地,出现了移民迁徙的第三次高潮,汉族由此逐渐成为当地总人口中的大多数¹⁰。明洪武七年(1374年),在河州卫设立了西安行都司,次年,改名为陕西行都司¹¹。《明史》卷三与《明太祖实录》均载有洪武五年、二十五年两次移军至包括西宁卫在内的河西十二卫之事。这两批移军向洮州、岷州、河州、临洮、碾伯、西宁派遣了大量屯军。后来这些屯军及其家属大都定居于戍地¹²。据记载,甘宁青地区的军户主要来自陕西、山西、河

⁵ 徐通锵,《宁波方言的“鸭”[ɛ]类词和儿化的残迹》,中国语文,1985(3)。

⁶ 周定一《红楼梦里的“儿”和“子”》,中国语言学报,北京:商务印书馆1985(2)。

⁷ 李思敬《从金瓶梅考察十六世纪中叶北方话中的儿化现象》,语言学论丛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4(12)。

⁸ (美)薛凤生《北京话音系解析》,北京: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,1986。

⁹ (日)太田辰夫《中国语历史文法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7,90页。

¹⁰ 秦永章《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》,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5,147-148页。

¹¹ 葛剑雄主编《中国移民史》(第五卷)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7,299。

¹² 魏明章《汉族迁入今青海东部农业区的历史情况琐谈》,青海社会科学,1983,(6)。

南、山东、湖广、直隶、安东等府州县抑配为军户者¹³。河湟地区历史上的汉族除屯垦移民外，因经商而流入并定居于河湟地区的也不少。从乾隆初年开始，内地商人在兰州、银川、西宁、河州等地长期居住经商。清代甘宁青地区的商人多来自陕西、山西、四川、直隶等省，尤其是山陕商人居多。及至中后期，“山陕会馆”已遍布甘宁青地区的所有贸易城镇，其中不少人与当地其他民族通婚，逐渐融入少数民族之中¹⁴。如上所述：元代以来这些移民来源地正是儿化产生的地区。因此，当口语里带有儿化的人大量移居临夏以后，对于临夏本土语音中正在变化的这些韵母，不会不有所影响。

第三，儿化是一种指小爱称形式，在临夏方言中这种赋予词以细小、轻松和亲昵、可爱等附加色彩的功能，主要靠不变韵的“名词重叠”以及“尕+名词”来完成，下面具体来看这两种表“小”的手段：

(1) 名词重叠，后一个音节读轻声。例如：

台台 tʰe ¹³ tʰe ⁰ 台阶	桥桥 tɕʰio ¹³ tɕʰio ⁰ 小桥	巷巷 hã ⁵¹ hã ⁰ 小胡同
道道 to ⁵¹ to ⁰ 比较窄小的胡同	场场 tɕʰã ¹³ tɕʰã ⁰ 小的场院	铃铃 liŋ ¹³ liŋ ⁰
包包 po ¹³ po ⁰ 小提包	房房 fã ¹³ fã ⁰	条条 tʰio ¹³ tʰio ⁰ 小纸条
苗苗 mio ¹³ mio ⁰	帽帽 mo ⁵¹ mo ⁰	娃娃 va ¹³ va ⁰
锤锤 tɕʰuei ¹³ tɕʰuei ⁰	壶壶 hu ¹³ hu ⁰ 小壶	柜柜 kuei ⁵¹ kuei ⁰ 小木柜

叠音名词总表细小短矮的事物或指说话人喜爱同情的对象，类似于普通话儿化词所表示的意义。如“坡”和“坡坡”都指有斜度的地面，但后者表示的是小坡，即短而缓的坡；“哑子”和“哑哑”都指的是由于生理缺陷或疾病不能说话的人，但用后者时带有喜爱同情的感情色彩。因此，“表小指爱”是其意义方面的特征。

很明显，重叠形式的构词作用同加子尾是一致的。如“疤”可重叠为“疤疤”，也可加子尾为“疤子”；“夹”可重叠为“夹夹”，也可加子尾为“夹子”；“匣”可重叠为“匣匣”，也可加子尾为“匣子”。它们所言字物为一，差别在于后者无表小指爱的意义特点。

叠音名词肩负着表小指爱的任务，这与临夏方言无儿尾词和儿化韵少这一构词特征有直接关系。现代汉语许多方言中，儿化词或儿尾词一般都起表小指爱的作用，临夏方言儿化词少。因此，叠音名词正好补了这个缺¹⁵。

(2) 在名词前加“尕 ka³³”

“尕”，表示实义，同“大”构成反义词，临夏方言常见。例如：

尕树 ka ³³ ʂu ⁵¹	尕麻雀 ka ³³ ma ¹³ tɕʰye ⁵¹	尕事情 ka ³³ ʂɿ ⁵¹ tɕʰiã 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	--

有时候，“尕”不表示小，而是表示感情色彩，一是表示亲昵、疼爱、高兴、喜欢。例如：尕馓饭、尕模样、尕白面、尕青稞、尕喜事、尕麦子、尕妹子、尕脸、尕凉面等；一是表示卑下、自谦，例如：尕命、尕麦茶、尕心意、尕礼、尕楼、尕穷人等。总之，在指小的过程中，自然衍生出表示喜欢、亲昵、自谦等功能，表“小”的功能已经不太明显。

临夏方言这些“表小指爱”的手段，在西北方言中很普遍，它和后来产生的儿化变韵展开了竞争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儿化的功能。

¹³ 万历《明会典》卷19，户口·逃户。

¹⁴ 秦永章《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5，147-148页。

¹⁵ 张文轩《临夏方言的叠音名词和叠音形容词》，兰州大学学报，1988(3)。

参考文献

- 葛剑雄主编. 1997. 《中国移民史(第五卷)》。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299 页。
- 李荣. 1978. 〈温岭方言的变音〉, 《中国语文》2。
- 李思敬. 1984. 〈从《金瓶梅》考察十六世纪中叶北方话中的儿化现象〉, 《语言学论丛》12。北京: 商务印书馆。
- 秦永章. 2005. 《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》。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147-148 页。
- (日)太田辰夫. 1987. 《中国语历史文法》。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90 页。
- 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19。
- 王力. 2001. 《汉语史稿》。中华书局, 105 页。
- 王森. 1995. 〈临夏方言的儿化音变〉, 《语言研究》1。
- 魏明章. 1983. 〈汉族迁入今青海东部农业区的历史情况琐谈〉, 《青海社会科学》6。
- 徐通锵. 1985. 〈宁波方言的“鸭”[ɛ]类词和儿化的残迹〉, 《中国语文》3。
- (美)薛凤生. 1986. 《北京话音系解析》。北京: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。
- 张文轩. 1988. 〈临夏方言的叠音名词和叠音形容词〉, 《兰州大学学报》3。
- 周定一. 1985. 〈红楼梦里的“儿”和“子”〉, 《中国语言学报》2。北京: 商务印书馆。

The Phenomena of Sound Changes in Linxia Dialect of Gansu

Zhang Jianjun

Abstract The sound changes in Linxia dialect mainly lie in *yangsheng* rhymes, besides some vowel finals, such as [i ɛ u y]. This paper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phenomena and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cause of their emergence.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henomena in sound changes is a kind of pattern of “er” (儿) suffix.

Keywords Linxia dialect, sound changes, analysis